

□李俊涛

莲城烩面馆

单位地处郊区,大门对面有一家面馆,店名叫莲城烩面馆。很多同事中午都会到那儿吃点儿饭,回家吃饭时间都折腾到路上了,不如在办公室多休息一会儿。

我也经常去吃一碗烩面。味道不错,筋道,汤是小火慢炖出来的羊汤。店是夫妻店,夫妻俩五十岁左右,男的在里面下厨,女的在外面收银打杂。夫妻俩对单位的人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是基本都认识了。

一天晚上,我在单位加了一会儿班,有点儿累,不想回家做饭了,就打算到面馆吃碗面再回去。店里不像中午那么忙碌,只有两个吃饭的顾客。男主人从后厨出来了,正在和妻子一起看电视新闻,见我进来,起身为我下了一碗面,然后又出来继续看电视。

电视里正在播报一条纪检方面的会议新闻:惩治腐败,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

男主人看得专注,女主人有点迷糊:孩子他爹,不收敛是啥意思呀?男主人扭头看了妻子一眼,沉思了一下,庄重地说:不收敛就是不要脸的意思。你看电视上中央恨不得整天拽住耳朵说,还腐败,不就是不要脸嘛!女主人一脸崇拜地看着丈夫,说:也是,我没上几天学,都记住了,他们这些当官的如果记不住,是有点儿不要脸。

我差点儿呛住,咬住后槽牙没让自己笑出来。我不想破坏这个丈夫在妻子心中的高大形象,再说人家说得也基本对。

去年春节前,烩面馆一直营业到单位放假,老板说:关门早了,怕大家没地方吃饭,过完年,你们一上班,我们就开业。但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他们开业的日期没个准点儿了。我在大门口见过来打扫卫生的男主人,焦躁得嘴上起了燎泡,愁眉苦脸地对我说:一家人就指着这个店过日

小小说三题

子呢,开不了业,愁死我了。

我们都没想到疫情会如此凶险,也没想到全国一心众志成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控制住了疫情。去年3月底,许昌餐饮业开放了。我特意喊了几个同事晚上去烩面馆小聚。老板夫妻俩很高兴:烩面6碗!好哩!一一应一答,声音又亮又脆。

生活又回到了从前,我还是经常到烩面馆吃一碗烩面。一天,我去得晚了一点儿,吃到最后店里就剩我一个人了。从进门起,就觉得夫妻俩有点儿异样,老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结账准备走时,女主人紧张了几张终于开了口:兄弟,听说你是在单位管纪律的?

我说:是。
政府不是说让大家复工复产了吗,你们单位还没有开始正点上下班吗?

开始了呀,咋了?
这个年逾五旬的朴实汉子,满脸通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我……我看见有些人不到下班时间就走了。

轮到我脸红了,看来是有些同事这一段在家待习惯了,对上班不习惯了,早退了。你们早退,影响烩面馆的生意呀!您放心,我们马上整改,保证不再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低着头对夫妻俩说。回到办公室,我在单位微信工作群里说了这件事,说了我的脸红,跟大家说:群众真的是在看着我们呀!

过了几天,我又去莲城烩面馆,夫妻俩看我,笑了。

司令智昏

上午,吕伟接到了马总的电话,说范科长让他联系,恭喜他提任科长,晚上约他还有范科长一块儿

吃个饭。吕伟说今晚已经和别人约了另一件事,没有时间。马总说:好吧,明天我再约你。

吕伟晚上其实没什么事,就是接孩子,然后回家做饭。他不去主要是烦范科长。前一段单位中层竞聘,范科长原来是他这个科的科长,听说他竞聘这个岗位之后,就开始不搭理他,在单位碰见他,眼睛立刻往上翻。吕伟竞聘成功后,据说范科长还跑到领导办公室闹了一通,说自己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为什么不让自己继续干下去了。就在马总打电话前,他突然来到吕伟的办公室,和颜悦色地邀请他与马总共进晚餐。对这种面孔秒变的人物,吕伟一时不太适应。

吕伟在单位见过马总,一位可能很漂亮的女士。她脸上妆化得很浓,实在看不出厚厚的涂抹物下面长什么样。也知道范科长跟她很熟,范科长在这间办公室的时候,她来是不用敲门的。她公司的事,范科长服务周到,都是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想方设法促成,比如证件办理啦,招投标啦……

据说马总出手阔绰。吕伟一直想买一块表,商场里看中了一块,媳妇儿一听价格,微笑着跟他说:你一边歇着去吧!过了一段时间,吕伟看见范科长手上戴了那块表。同事去看他那块表,他轻描淡写地说是老婆给他买的结婚纪念日礼物。此次竞聘之前,吕伟跟范科长关系还是挺好的,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回下班后几个同事约着去小饭馆喝两杯,范科长不去,说要回家跟媳妇儿过结婚纪念日。那时候与他戴上这块表的时候,完全是两个季节。

不知怎么,吕伟今天总有点心神不宁,心不在焉。骑车去幼儿园接儿子时,路上闯了红灯,一个司机从车里伸出头骂他:想什么呢,好好

看路!回家做饭时,从水槽上面的吊柜里拿东西,脑门儿狠狠撞在了开着的柜门上,鼓起了一个包,疼得他缝缝里直冒凉气。媳妇儿过来一看说:你不想做饭,也犯不着对自己这么狠呀!

吃完媳妇儿在餐桌上切了个西瓜,叫坐在客厅的吕伟和儿子过来吃。儿子听见吃西瓜,丢下手中的玩具就往客厅跑,绊住了地上的一只矮凳,摔了个嘴啃泥,“哇”地哭了出来。媳妇儿丢下西瓜过来一把抓起孩子,看看没什么,又急又气,捎带着吕伟一起骂了起来:省得说不是恁爹的孩子,跟恁爹一个德行,一说去拿个什么东西,眼里就只剩那个东西了,刀山火海都看不见了,利令智昏这个词就是为恁爷儿俩发明的!

吕伟突然感觉脑子里“嗡”地一下,然后清静了,围绕了他一天的心神不宁瞬间烟消云散。真佛只说家常话,媳妇儿是个哲人呀。明天马总再打电话约饭,他已经想好怎么说了。

马总第二天没有打电话。吕伟到单位就听说了,昨天下午领导让范科长下班后到会议室一趟,说给他布置一项工作。范科长去了,会议室里除了领导,还有两个人,是纪委的,范科长跟着他们走了。马总也被带走了,她当时在楼下的车里等着范科长吃饭,纪委的同志一脸少跑一趟的轻松。

吕伟出了一身冷汗。

一句话

中午在机关餐厅吃饭时,一位前辈给我讲了个故事。前辈浓眉大眼,年近六旬依然身材挺拔,年轻时肯定是个帅哥。以下来自他的叙述。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单位派我去北京学习,那时我还没有对象。学习班管理严格,吃饭时每个人在餐厅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和我同桌吃饭的是一位来自西安的女孩。我们聊过几句,知道她刚上班两年,也没谈对象。

女孩很漂亮,明眸皓齿,长发柔顺,吃饭时总是先用小拇指把头发轻轻地撩到耳后。

从第一次和她吃饭起,我就觉得有一句话要对她说。可是我脸皮薄,那句话一想起来心里就怦怦跳,尝试了好几次,话都到嗓子眼儿了,声带却仿佛瞬间痉挛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但是这句话我也咽不下去,那些字词一回到喉咙,就排列得整整齐齐。我的胸腔里仿佛一枚火箭已经点了火,一直在推着这句话往外发射,压力值越来越高。

学习班眼看就要结束了,那句话一直折磨着我。我失眠了,早晨洗漱的时候,发现镜子中的自己明显瘦了。学习班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明天一定要把这句话说出来,不然这句话就会折磨我一辈子。

第二天中午,我早早吃完了饭,然后静静地等着吃得慢的女孩,一边等一边给自己打气。她眉眼含笑,又用小拇指把一缕滑下来的头发撩到了耳后。

学习班上午举行了结业仪式,吃完这顿饭,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她吃完了,我站了起来,紧紧攥着拳头,但仍然控制不住腿的哆嗦,脸上烧得像是被火烤着。谢天谢地,我的嗓子能发出音了:小静,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她的脸红了,用羞涩而又期待的眼神看着我,低声说:说吧。

——我说了,你如果接受不了,请你原谅我。
——好,你说吧。
整个餐厅都听到了我准备了十多天,练习了无数次的那句话。我那时嗓门比现在还要大。
——你为什么吃包子光吃馅儿,把皮儿扔了,太浪费粮食了!



总第一三八一期

喜降瑞雪

□白红超

春牛不畏倒春寒,
春风款款携春还。
张灯结彩闹元宵,
雪打花灯兆丰年。

望海潮·莲城元宵

□韩喜法

蟾宫艳美,
佳节共度,
良宵宇内天涯。
明月肇盈,
清光辉映,
倾城火树银花。
欢笑润红颊。
满街涌声浪,
双耳无遮,
彻夜流连,
尽情观盛世繁华。

莲城曼妙殊嘉。
碧波接四海,
水荡船家。
寻梦三国,
曹韵魏风,
文功武备,
英雄霸业堪夸。
人去掩黄沙。
醉卧春风里,
沐浴暖霞。
今日江山锦绣,
朝气正勃发。

妇女节欢歌

□董国宾

女人如诗 是一本经典诗集
女人如水 宛若山间清澈的小溪
女人如歌 诠释无边的情怀

沾一滴露水 就是温暖
眨一下眼睛 就是灿烂
抖一下指尖 就是真诚

在风里行走 在雨里漫步
巷口里的背影 花丛里的云朵
每一个瞬间 都是慈爱体贴和奔放
都是时空最美的色彩

母亲妻子女儿 每种姿态
都是同一个世界
都是一样的目光
一样的人生和精彩

无私宽厚智慧
每一缕春风 每片摇曳的花瓣
都为春天走来的“三·八”妇女节放声高歌
节日永恒 节日快乐

世间何物催人老

□张君燕

年末岁尾,收到朋友从远方寄来的一份礼物:一本精美的日历。刚看到这份礼物的时候,我感觉有点意外而且陌生——我有多久没有买过甚至翻过一本日历了?在这个手表都几乎沦为人们手腕上一种装饰的年代,日历无疑更是一种古老的存在了。

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最早的日历应该是“年画”。一般是一幅伟人图,或者风景画,图画占据一多半的位置,下面1/4的地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年的十二个月的日期。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么一张年画,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每到年底,到集市花上1块钱买来一张新的贴上去,有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后来,年画变成挂历,从一张变成十二张,一个月一张,字体更大,看起来也更加美观、方便。这些挂历大多印着风景或者明星,因为一般都是银行等单位的赠送品,所以每一页上面可能还印制了各单位的宣传语。那时候,家里是否有这种挂历是家庭人脉是否宽广的象征。有些人家最多的时候家里挂着四五本挂历,当然,最差的也会有一本挂历。毕竟,挂历只需要一本就够了,拥有再多也无法得到更多的时间。

有老人的家庭日历又是另外一种画风。每天一张,一年就是365张,厚厚的一本。纸张很薄而且微微发黄,除了一个大大的表示日期的数字外,剩下的部分写着各种“宜忌”,以及老年人爱看的各种偏方和生活小常识。记忆中,我的爷爷奶奶特别特别喜欢这种日历,而

且把它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参考。爷爷奶奶习惯于用农历标记日子,“今晚的月亮好圆啊”“当然了,今天十五了嘛”“怎么大早上还能看见月亮”“二十一了,下弦月半夜升起,中午才落下呢”……在与爷爷奶奶的这些对话中,我懂得了很多月相的知识。当然,还有二十四节气以及各种农历的节日,我都是从这本老皇历上一点一点明白的。

我们到底是从何时开始抛弃日历的呢?科技发展得越来越快,我们的感官被高科技产品俘获,日历这种略显笨拙又单一的东西就慢慢地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里。原本通过一本日历,我们把抽象的时间转变为具体的肉眼可见的度量,直到日历消失,时间重新变得抽象而且虚无。很多人都是在别人的提问中,蓦然惊觉“天啊,一年又过完了”“真不可置信,北京奥运会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终于,经过包装和改进,日历重回到我们身边。正如朋友送我的这本带着文艺小清新风的日历,它不仅提示着我每一天真实的时间的流逝,还会在翻开新的一页时,用一句富有哲理的话给我新的一天注入活力和热情。

清代诗人王九龄有一句诗:世间何物催人老,半是鸡声半马蹄。鸡声催人早起,马蹄声伴着人们到处奔波。包括眼前这本一张一张被撕掉的日历,这些都是时光在流逝的表现,而匆匆的光阴是最留不住的东西啊!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不必惋惜,不必感叹,当你翻开一本新的日历时,努力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也许这就够了。



开帘一笑万花看 乔利峰摄

香透岁月是梨花

□聂光玲

元卿打来电话,说她果园里的梨花正开,邀我去赏梨花,吃梨花水饺。梨花水饺,是我记忆里最美味的饺子,一咬一口梨花香。

元卿是我的同学,初中二年级那年到元卿家,老远就被房屋旁边开得正盛的一树梨花吸引。
“你没吃过梨花水饺吧?今天做给你尝尝。”说着,我们就到了梨树下。元卿说现在正是摘梨花做水饺的好时节,因为太早梨花会苦,太晚花不鲜嫩,那种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儿做馅儿包饺子,口感最好。

新采摘的梨花,需将花柄以上的部分摘除,然后用开水焯,捞出后放入凉水中浸泡,以除去梨花中的苦涩。一小时后用箬篱从水里捞出梨花,控干水分,再放入剁好的肉馅儿,放盐,加入葱、姜末提味儿,几滴香油,一瓶盖料

酒,搅拌到梨花和肉馅儿完全混合在一起似含有胶体的样子,馅儿就做好了。

我和元卿一起动手,梨花水饺很快包好。待锅里的水起浪花时饺子下锅,瞬间就是满屋子的梨花清香。

一个个元宝似的梨花水饺舀出装盘端上桌,放一撮香菜,蘸上准备好的醋,滴几滴麻油,舀一勺油泼辣子,夹一筷头蒜蓉,那是我第一次吃梨花水饺,入口即是一口梨花香!

翌年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上学,之后各自忙碌,我便再没吃到过那么鲜美的梨花水饺。

后来,元卿如愿实现了当年的梦想——有一片自己的果园,过上了梦想的跟随季节修篱种树、剪花疏果的田园生活。每年,她都会发消息,春天到了,果园里的苹果和梨花都开花了,来赏花吧;丰收的金秋来了,满园子都是沉甸甸的果香,你还不快来吗?

而今,又是梨花飘香时节,当然不

能错过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迷人场景。踏进元卿家的园子,那满目盛开的梨花铺天盖地跃入眼帘,淡白的梨花由一枝延伸出一树,由一树漫延成一片。

当我真正见到满园盛开的梨花,繁枝如雪,把春天都染成了白色,我才真正明白了“雪作肌肤玉作容”,那些小小的繁复的花朵,肃静、洁白、淡雅地盛开着,千朵万朵压枝低,呈现出最美的景象。“梨花苍劲有力的枝条似丝绦一样垂下来,你不由得讶异于她的美,这种美,是一朵玫瑰、一束百合,甚至一片郁金香所无法比拟的。”每一簇梨花,都氤氲着春的气息,开到荼蘼。

一簇簇、一团团的白,如雪似絮。就在这春的暖阳里,元卿同满园的梨花一样,美而不娇,秀而不媚。忽然一阵春风来,片片梨花随风飘舞,美丽伊人梳红妆。

不远处,孩子们在果树间躲躲藏藏,又时而攀树看远方,时而摘花插头上。只听7岁的小主人对着同样7岁的小客人说:“秋天到的时候,让你妈妈再领着你到我这里来,我带你到果园里摘最大最甜的果子吃……”孩子们玩自己的,我和元卿在满园梨花丛里,采摘最合适的花苞,准备回家做梨花水饺。